

原刊本《水滸後傳》管窺

氏 岡 真 士

關鍵詞：《水滸後傳》、陳忱、康熙甲辰、原刊本、紹裕堂翻刻本

1. 《水滸後傳》的梗概與作者

《水滸後傳》是《水滸傳》的續書之一。《水滸後傳》的內容簡單說來是《水滸傳》中未死的梁山好漢由於種種原因再次落草，紛紛逼上登雲山、飲馬川、暹羅國等地，諸好漢最後都向暹羅國集結，自取其樂。這個故事是根據《水滸傳》這樣的記載發揮下來的：

且說李俊三人竟來尋見費保四個，不負前約，七人都在榆柳莊上商議定了，盡將家私打造船隻，從太倉港乘駕出海，自投化外國去了，後來為暹羅國之主。

（容與堂本第九十九回15 a）

至於詳情，參看氏岡真士〈『水滸後傳』と『宣和譜』〉（《饜饜》第28號，2020年）。

《水滸後傳》的作者是清初的陳忱。清末俞樾《茶香室續鈔》說：

沈登瀛《南潯備志》云：陳雁宕忱，前明遺老，生平著書並佚，惟《後水滸》一書，乃遊戲之作，託宋遺民刊行。按此書余曾見之，不知為陳雁宕作也。

（《後水滸》，卷十三13 b）

南潯，在浙江湖州。《水滸後傳》號稱“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目錄》），可見所謂“後水滸”其實是指《水滸後傳》（關於青蓮室主人《後水滸傳》，參看氏岡真士〈《後水滸傳》的構思〉，《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論集》第6號（通卷53號），2019年）。

俞樾的看法民國初被蔣瑞藻抄錄於《小說考證》，後來胡適〈水滸續集兩種序〉（1923）得到顧頡剛幫助從汪曰楨《南潯鎮志》找到不少材料，對陳忱寫得較為詳細。此外魯迅《小說舊聞鈔》（1926）、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1936）等書亦蒐集了相關記載，從略。

胡適推斷陳忱“生於萬曆中葉，約當一五九〇；死於康熙初年，約當一六七〇，年約八十歲”。這當然是一個過渡性的假設，最近孫琳《〈水滸傳〉續作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唐海宏《〈水滸傳〉續書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等書都採用了陳會明的看法，即陳忱生於1615年（陳會明〈陳忱生平事跡及有關問題的辯證〉（《明清小說研究》2005年第2期）、陳會明〈《東池詩集》與陳忱生平事跡〉（《文學遺產》2004年第6期）。參看趙紅娟〈關於陳忱和《東池詩集》〉（《古典文學研究》第16輯，2013年）。至於卒年，陳會明、唐海宏皆避免講明，孫琳則推斷陳忱“卒於1664年以後”。

生年姑且不說，陳忱為什麼1664年以後才會去世呢？看來這與《水滸後傳》的原刊本有關。原刊本至少有5個本子流傳下來，可惜相關信息未必弄清，本文就此整理一下。

2. 北京、天理與倫敦

針對《水滸後傳》的版本，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如此說道：

水滸後傳八卷四十回（每卷五回）

存 舊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板心下題『元人遺本』。疑係原刊本。

刊本附圖。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八字。 亞東圖書館排印本。

明陳忱撰。題『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卷首論略。忱字遐心，號雁宕山樵，浙江烏程人。

蔡募評水滸後傳八卷四十回（每卷四回）

存 舊刊大字本。有圖。半葉九行，行二十五字。【北京圖書館】覆本。

題『古宋遺民雁宕山樵編輯』『金陵憨客野雲主人評定』。首乾隆三十五年蔡元放序及讀法。此本經蔡募改訂，析為十卷。回目及文字，均非陳氏原本之舊。募字里見卷二。

（卷六，據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最後寫道“募字里見卷二”，是指“元放名募，號野雲主人，江寧人”這個記載，見於卷二“（蔡元放評定本）東周列國志二十三卷一百零八回”一條。

孫楷第認為《水滸後傳》的版本共有兩大系統，即原刊本系統與蔡評本系統。原刊本大概是每卷五回，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板心下題『元人遺本』，題『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卷首有〈論略〉的本子。這後來成為公論，但嚴格說來，滿足上述條件的不一定是原刊本，因為還有紹裕堂翻刻本（東京大學文學部藏本、《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也是滿足這些條件的。紹裕堂翻刻本卷首還有“萬曆戊申”的〈水滸後傳序〉和〈水滸後傳目錄〉，〈論略〉，但沒有〈宋遺民原序〉。按《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初版本（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年版）未採九行二十字本《水滸後傳》，卻將12行28字有圖本當作“舊刊本”。

烏居久靖〈『水滸後傳』覺え書〉（《天理大學學報》第17卷2號，1966年）指出天理圖書館擁有原刊本的後印本，但沒談到為什麼這是後印的。他說天理本卷首載有〈宋遺民原序〉、〈目錄〉，正文間有眉批，未加小注，每回最後有評語，可惜此本已缺了第三十八回末尾以及第三十九、四十回。烏居又說孫楷第所見的原刊本是北京圖書館（今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未知所據。話雖如此，原刊本現在應該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筆者以為這個本子相當於古籍館所藏的，索書號XD4736，是鄭振鐸舊藏本，參看《西諦書目》卷四65b。XD是西諦的略稱，鄭振鐸字西諦。後來得知此本原來是紹裕堂翻刻本，筆者仰天嘆息，幸好有位西方專家以前在北圖查看過原刊本，下文再詳細講。

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Liu Ts'un-yan,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wo London libraries*, Lung Men Bookstore, 1967）介紹了英國博物院（今分開為大英圖書館）所藏的最早刊本，這個本子具有封面、〈宋遺民原序〉、〈水滸後傳序〉、〈水滸後傳目錄〉、

〈論略〉，正文有圈點、眉批、總評。封面左邊有宣傳詞句，最後寫道“康熙甲辰〔1664〕仲秋鐫”，另外蓋有“遺經堂藏書”印。上面說過孫琳推斷陳忱“卒於1664年以後”，他的意思大概是說“康熙甲辰〔1664〕”原刊本出版的時候，陳忱應該還活著。

魏愛蓮《烏托邦邊緣：《水滸後傳》與明遺民文學》(Ellen Widmer, *The margins of utopia: Shui-hu hou-chua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ing loy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在〈附錄1〉中討論《水滸後傳》的版本問題。她根據自己的調查結果，還援引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對烏居久靖〈『水滸後傳』覺元書〉進行補正。

魏愛蓮親自查過三個原刊本(original editions)，即倫敦藏本、天理藏本和北京藏本。她指出天理藏本是倫敦藏本的后印本，而且有些地方失傳，例如封面、〈水滸後傳序〉、〈論略〉、第三十八回第13葉、第三十九回、第四十回；又有些葉子上邊不配下邊，例如第三回3a-4b，3a的上邊在4a，3b的上邊在4b，4a的上邊在3a，4b的上邊在3b。她還說另一個受損嚴重的后印本就是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認為不值一提。

魏愛蓮還扼要地介紹了三個原刊本的特徵：

1. *British Library edition*, described above. **

components: title page (reads *Shui-hu hou-chuan*, upper margin reads Yuan-jen i-pen, right margin reads Yen-tang shan-ch'iao p'ing), Sung i-min [Yuan] hsu, *Shui-hu hou-chuan* hsu, dated 1608, index (caption reads Ku-sung i-min chu, Yen-tang shan-ch'iao p'ing), “Lun-lueh” (captioned Ch'iao-yü ou-shih), end-of-chapter commentary, eyebrow notes. Caption on page 1 of chapter 1 is same as that of index, vertical margin reads *Shui-hu hou-chuan*, *chuan* [chüan], chapter, page, Yuan-jen i-pen.

format: 9x20 characters

condition: high quality paper and printing, well preserved. A few broken blocks and torn pages.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seal on cover reads I-ching t'ang ts'ang-shu, caption on cover, translated above, gives date 1664.

(1. 大英圖書館藏本，前文所述。** [**表示魏氏親自看過]

內容：封面(大書“水滸後傳”，上面橫寫“元人遺本”，右邊豎寫“雁宕山樵評”〔按上面“元”字、右邊“雁”字皆是柳存仁閱覽時早已撕破的〕)、〈宋遺民〔原〕序〉、〈水滸後傳序〉，有1608年紀年〔“萬曆戊申”〕、目錄〔〈水滸後傳目錄〉〕(開頭寫道“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論略〉(最後寫道“樵餘偶識”)，每回最後有評，正文上面有注，第一回第1葉跟目錄一樣寫道“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版心寫了“水滸後傳”、卷、回、葉、“元人遺本”。

格式：9行20字

狀態：紙張、印刷質量皆佳，保存得很好。有的木版裂開，紙張撕破了。

出版信息：封面蓋印寫道“遺經堂藏書”，又有宣傳詞句，如上所譯，有1664年紀年。

2. *Tenri edition*, described above. * **

components: “Sung I-min [Yuan] hsu”, index, end-of-chapter comments, eyebrow notes, first page chapter one, vertical margins—all same as above.

format: same as above.

condition: some scrambling of pages and blurred printing. Paper not as good. Missing from page 13 on of chapter 38, all of chapters 39 and 40 plus some components, as mentioned earlier.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none.

(2. 天理藏本，前文所述。* ** [*表示鳥居久靖親自看過])

內容：〈宋遺民〔原〕序〉、目錄，每回最後有評，正文上面有注，第一回第1葉、版心皆如上所述。

格式：如上所述。

狀態：有些葉子混亂，印刷不清楚。紙張不大好，第三十八回第13葉以後、第三十九回、第四十回以及一些組成部分原缺，如上所述。

出版信息：無。

3. *Peking Library edition* **

components: index, “*Shui-hu hou-chuan* hsu,” end-of-chapter comments, eyebrow notes, first page(,) chapter 1, vertical margins, all same as above.

format: same as above.

condition: badly damaged, many pages missing, eyebrow notes almost illegible.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none. Seals “Yin-t'ang,” “Ch'eng ken yeh yin.”

Note, this is presumably the “original edition” described by Sun K'ai-ti³².

(3. 北京圖書館藏本。

內容：目錄、〈水滸後傳序〉，每回最後有評，正文上面有注，第一回第1葉、版心皆如上所述。

格式：如上所述。

狀態：受損嚴重，很多葉子已缺，眉批幾乎看不懂。

出版信息：無。蓋印寫道 “Yin-t'ang”、“Ch'eng ken yeh yin”。

注：孫楷第估計這就是最初的本子³²。

〔注32指的是《中國通俗小說書目》188頁，台北，鳳凰出版社1974年版〕

附帶說一下，倫敦本確實保存得很好，但按照西人的習慣，已裝訂成兩個洋裝本。

魏愛蓮還對紹裕堂翻刻本、紹裕堂12行28字有圖本以及其他的版本都進行了詳細的觀察，從略。

3. 早稻田與筑波

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汲古書院1987年版）比較謹慎，不採用原刊本之稱，僅云“刊本”，仍區別與“紹裕堂刊本”，還設有“8卷9行20字無圖本”的範疇，結果將幾個本子分為三個系統。據此，英國博物院與早稻田大學藏有“刊本”，北京大學與東京大學文學部藏有“紹裕堂刊本”，而北京圖書館、筑波大學與天理圖書館藏有“8卷9行20字無圖本”。看來“8卷9行20字無圖本”指的是一些不好分為“刊本”或“紹裕堂刊本”的本子。其實屬於“8卷9行20字無圖本”的三個本子都不是紹裕堂翻刻本，而可以看成原刊本。

紹裕堂翻刻本卷八末葉（16b）最後寫道“紹裕堂新刻水滸後傳八卷終”，原刊本當然沒有這些字樣。《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就北京本說卷八末、封面皆佚，它採用了三分法是可以理解的。其實卷八末葉的字樣不是分開原刊本與紹裕堂本時唯一的標準，還有一些觀點，比如說有眉批還是有旁批，也很重要。

早稻田大學藏本保留了卷八末葉，沒有“紹裕堂新刻水滸後傳八卷終”字樣，有眉批卻沒有旁批，可以看成原刊本。話雖如此，未必能與倫敦本相提並論。比如，雖然早稻田本也有封面，封面寫道“康熙甲辰仲秋鐫”，但是上面沒有橫寫“元人遺本”四字，也沒有蓋“遺經堂藏書”印，加之木板有點磨損了，印得沒有倫敦本那麼漂亮。問題不僅在於封面，早稻田本只有〈宋遺民原序〉和〈水滸後傳目錄〉，缺少“萬曆戊申”的〈水滸後傳序〉和“樵餘偶識”的〈論略〉，而包括正文在內，紙張、印刷質量都不及倫敦本，甚至有些地方根本看不懂。總得來看，早稻田本恐怕是個後印本。

那麼筑波大學藏本又如何呢？

大塚秀明（非大塚秀高）〈殿村本『水滸後傳』：識語が伝える本書の來歴〉（《つくばね：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報》第29卷第4號，2004年）把這個本子叫做“殿村本”。“殿村”是指江戶時代的殿村篠齋（1779-1847），伊勢松坂人，他是本居宣長的徒弟，曲亭馬琴的朋友。大塚秀明推斷筑波本是殿村篠齋舊藏本，此本也有一些曲亭馬琴添寫的文字，是曲亭馬琴從殿村篠齋借這個本子來寫的。據說曲亭馬琴用這個本子校對自己的蔡評本（今藏於天理圖書館），就曲亭馬琴來說，殿村本（筑波本）是經過小石元瑞校勘的較好的本子。小石元瑞卷末寫了一文，大塚秀明叫做“識語”，小石元瑞在此說道“松坂殿村篠齋翁新購獲之，余借覽其書多磨滅欠缺，翁因託余校補，聞山脇東海先生藏一善本即乞借覽對”。關於這些事情，村田和弘〈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本『水滸後傳』の「識語」について〉（《北陸大學紀要》第28號，2004年）注重“識語”作了詳細的補充。此外，最近從日本文學研究的觀點針對有關問題進行討論的有高木元〈『水滸後傳』攷一草稿本をめぐる〉（《讀本研究新集》第5輯，2004年）、神田正行〈『水滸傳』の續書と馬琴〉（《馬琴と書物—傳奇世界の底流》八木書房，2011年，初見於2010年）。

筑波本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正文中有三個地方顛倒地蓋了“遺經號”的小印章（第1回7b、第20回2b、第26回2b）。大塚秀明懷疑這是筑波本為遺經堂本（即初印本，相當於倫敦本）的一個證據。他還將筑波本跟紹裕堂翻刻本（《古本小說集成》所收華東師範大學藏本）

進行比較，指出筑波本有眉批，“華東本”卻以旁批為主，而且“華東本”有些換葉的地方字句重複，錯字、俗字較多，再說筑波本最後沒有寫“紹裕堂新刻水滸後傳八卷終”。

筆者也認為筑波本是原刊本，但即使如此，這個本子還是後印本，因為紙張、印刷質量都不及倫敦本，甚至有些地方印得根本看不懂，跟早稻田本差不多。此外，筑波本沒有封面，雖存“萬曆戊申”的〈水滸後傳序〉和〈水滸後傳目錄〉，但〈宋遺民原序〉和“樵餘偶識”的〈論略〉都是補寫，補寫的地方還有正文第4回末半葉（16a）、第12回末半葉（15a）、第33回1a—6b，第36回2a—15a（末半葉）、第40回16a—16b（末一葉）。幸虧小石元瑞校勘和補寫得很細緻，對讀者大有裨益。

上面說過中國方面最近出版了孫琳《《水滸傳》續作研究》、唐海宏《《水滸傳》續書研究》等專著。《《水滸傳》續作研究》根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排印本《水滸後傳》展開討論。《《水滸傳》續書研究》則對“《水滸後傳》八卷四十回本的版本（八卷本）”採用了四分法，即①初刻本（藏英國博物館、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②天理大學藏本③三多齋刊本（正文半葉十三行，行三十字）④紹裕堂刻本（a）無圖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b）有圖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八字）。

圍繞《水滸後傳》，還有石見卓也先生〈『水滸後傳』について—「宋遺民原序」と本文—〉（中国言語文化研究論集《北方人》10，2002年）、〈『水滸後傳』の版本について〉（《北九州中国言語文化研究》11，2003年），可惜筆者未見。（校對之際，多虧了神田正行教授，筆者才能看到這些論文。石見先生查看國內有關版本，談得很扎實，尤其是對紹裕堂翻刻本和三多齋刊本的看法，筆者受到了很大啟發。）

4. 上下不配的原因

雖說都是原刊本《水滸後傳》，但看來倫敦本是初印本，早稻田本和筑波本是後印本，那麼天理本和北京本又如何呢？

北京本未享眼福，下面僅就天理本言，魏愛蓮指出天理藏本有些葉子上邊不配下邊，例如第三回3a—4b，3a的上邊在4a，3b的上邊在4b，4a的上邊在3a，4b的上邊在3b。先看天理藏本3a：

物先走我中了然如此眾弟兄須要用心防守不要
寨中要我入夥個自然都結束停當到寨口守護不
泊餘黨原是仇點了二千兵騎匹高頭劣馬全副披
天幸聞得師父浩浩蕩蕩殺奔山邊來結下寨柵把
師父英雄個個層巒疊嶂別無小路那寨口盡用竹
被我逃出小路吟了半晌喝令兵士攻打那高山上
有盤詰要求一般打下來傷了幾個兵卒無計可施
家鄉整理舊業回營次日又來搦戰並不見一人下
我還要問你山高處百般辱罵要想仰攻那深篁密

這很難讀，上面劃線的地方和下面沒線的地方顯然聯繫不上，應該如下寫：

而散孫新道雖然如此眾弟兄須要用心防守不要懈了眾人道這個自然都結束停當到寨口守護不題卻說樂廷玉點了二千兵騎匹高頭劣馬全副披掛手執渾鐵槍浩浩蕩蕩殺奔山邊來結下寨柵把山勢周圍一看層巒疊嶂別無小路那寨口盡用竹籤蒺藜佈滿沉吟了半晌喝令兵士攻打那高山上石塊灰瓶兩點般打下來傷了幾個兵卒無計可施天色已晚只得回營次日又來搦戰並不見一人下來小嘍囉只在高處百般辱罵要想仰攻那深篁密

其實有人早已用紅筆在第6、7字之間劃了一條線，而每行第1—6字都被劃線表示要刪，加之第1、2行分別補寫“而散孫新道雖”、“懈了眾人道這”。

再看天理藏本4a：

而散孫新道雖暑氣行走得慢被登雲山強盜捉到懈了眾人道這我是清白漢子況且那廝們是梁山題卻說樂廷玉家如何做得只是被他們留住不放掛手執渾鐵槍領兵來剿心中暗喜那夥強盜曉得山勢周圍一看心驚膽顫盡到寨口守禦無人防閒籤蒺藜佈滿沉得見師父實為萬幸明日要進城恐石塊灰瓶兩點枝令箭城門口照驗發脫貨物重到天色已晚只得故此特來叩見樂廷玉道令箭不難來小嘍囉只在寨虛實我到了這裏三日不見出戰

也很難讀，這應該如下寫：

物先走我中了暑氣行走得慢被登雲山強盜捉到寨中要我入夥我是清白漢子況且那廝們是梁山泊餘黨原是仇家如何做得只是被他們留住不放天幸聞得師父領兵來剿心中暗喜那夥強盜曉得師父英雄個個心驚膽顫盡到寨口守禦無人防閒被我逃出小路得見師父實為萬幸明日要進城恐有盤詰要求一枝令箭城門口照驗發脫貨物重到家鄉整理舊業故此特來叩見樂廷玉道令箭不難我還要問你山寨虛實我到了這裏三日不見出戰

可見天理藏本第三回3a的上邊6字應該在4a，4a的上邊6字應該在3a。

魏愛蓮所謂第三回3b的上邊在4b，4b的上邊在3b，也是如此。先看天理藏本3b：

又無路可上正炮都打射不著略近山腳上邊勢順
嘍囉不曾經陣傷人樂統制不勝焦躁到第三夜在
濟州通判逃難外傳鼓稟報有一個姓扈的求見樂
衣甲全無刀槍細搜檢明白纔喚進來少頃引進拜
糧草不足每日在上徒弟拜謁樂統制扶起仔細一
山後小路師父岡下扈成怎得到此扈成道一言難
後面空虛若從李逵殺害逃到延安府尋訪師父不
備酒饌相待說然遇著客伴到海島做些生意頗有
是好扈成道我回來到口子上登岸那客伴押著貨

這應該如下寫：

箒山岡險峻箭炮都打射不著略近山腳上邊勢順
 竹弩鳥槍容易傷人樂統制不勝焦躁到第三夜在
 寨中納悶轆門外傳鼓稟報有一個姓扈的求見樂
 統制道恐是奸細搜檢明白纔喚進來少頃引進拜
 伏在地道師父在上徒弟拜謁樂統制扶起仔細一
 看道你是獨龍岡下扈成怎得到此扈成道一言難
 盡自從家口被李逵殺害逃到延安府尋訪師父不
 著流落多年偶然遇著客伴到海島做些生意頗有
 利息搭了洋船回來到口子上登岸那客伴押著貨

再看天理藏本4b：

箒山岡險峻箭在此納悶扈成道寨中只有一二百
竹弩鳥槍容易的為頭的是鄒潤湊著阮小七殺了
寨中納悶轆門到此與孫新顧大嫂會著同結了夥
統制道恐是奸缺少只有一匹馬是阮小七帶來的
伏在地道師父叫小嘍囉到村中打米我昨日尋出
看道你是獨龍若要破他不難這廝們盡把守寨口
盡自從家口被小路攻進易如反掌樂廷玉大喜叫
著流落多年偶道賢弟你何不引我同破山寨豈不
利息搭了洋船這擔貨物約有萬金那夥客伴人心

這應該如下寫：

又無路可上正在此納悶扈成道寨中只有一二百
 嘍囉不曾經陣的為頭的是鄒潤湊著阮小七殺了
 濟州通判逃難到此與孫新顧大嫂會著同結了夥

衣甲全無刀槍缺少只有一匹馬是阮小七帶來的糧草不足每日叫小嘍囉到村中打米我昨日尋出山後小路師父若要破他不難這廝們盡把守寨口後面空虛若從小路攻進易如反掌樂廷玉大喜叫備酒饌相待說道賢弟你何不引我同破山寨豈不是好處成道我這擔貨物約有萬金那夥客伴人心

可見天理藏本第三回3b的上邊6字應該在4b，4b的上邊6字應該在3b。

倫敦本第三回3a—4b沒有這些問題。早稻田本和筑波本也可以這麼說，但此兩本第三回3a—4b第6字和第7字之間有裂痕，筆者由此推測早稻田本和筑波本是二印本，天理本則是三印本。估計原刊本《水滸後傳》的木板表裏皆用，正面是單數葉，反面是雙數葉，二印時第三回3a—4b的木板已有裂痕，三印時完全裂開，印刷時又不小心，因而上下不相配了。

其實天理藏本第三十四回5a—6b同樣出現類似的情況，先看5a和6a。

殘兵回來船隻俱裏李應道眾弟兄會合曲折甚多
截怕他妖法利害全和眾人並家眷輜重糧餉兵馬
讓他叫開城門進清水澳哩李俊道既如此快著人
全仗國師做主今兵雖然敗去國母與寡母在宮中
麼是好薩頭陀笑位伯叔去復仇雪恥先父在九泉
元帥來也不打緊在地李應樂廷玉道花公子你有
濤道寡人舉國聽刻就去李俊道連日勞頓今日且
喫也是肯的只要行罷擺出筵宴各談衷曲開懷暢
馬賽真被李俊兵見這金鰲島山勢險阻石城堅固（5a）

撈救得如今在那已燒壞猜道戰敗回來的欲要攔
一時說不盡安道高青弔上城去又不知音耗只得
還有六十號船在去共濤見薩頭陀敗回說道寡人
接來花逢春道苗戰敗而回童威倪雲又來攻城怎
不知怎地再求諸道我有鬼神不測之機任他天蓬
也是感德的哭拜只要完我那樁心事便好設施共
這等孝思我們即著國師便是要寡人的心肝煮湯
盡歡痛飲明早啟剿除金鰲島兵將薩頭陀道前日
飲關勝呼延灼等圍將玉芝公主招花逢春為駙馬（6a）

5a的上邊7字應該在6a，6a的上邊7字應該在5a。再看5b和6b。

方得息兵你那女齊盡皆歡喜次日李俊命費保守
是不肯我騰雲去接取各位就放了號炮開船不題
呆了半晌說道國領殘兵到暹羅城下見童威童猛

為駙馬薩頭陀道對革鵬道垂成之功敗于一旦你
 與你翁婿至戚自然追來這裏又有兵在此未可交
 術含淚喚女孩兒借兵那國王皈依我的久想暹羅
 瘡未愈癩著腳攙進去保守城池會合青霓白石鈞
 宮中內相和合兒必要殺盡暹羅國人不留一個方
 舉事見薩頭陀回鵬依言去了童威等見薩頭陀領（5b）

地方富庶人物整孩兒也招我做駙馬方顯手段若
 島狄成到清水澳了隨他拿你正罪不干我事共濤
 卻說薩頭陀革鵬師且退了兵情願把女兒招國師
 的兵攻打暹羅城佛法不打誑語今夜便要成親我
 三弟被殺他們必然盡心共濤還癡心信他果有神
 鋒你竟到日本國妝束與薩頭陀結親那薩頭陀箭
 繁盛要來吞併我共濤女兒進房去了說那高青在
 魚三島與他大戰糾結了臣僚百姓歃血定盟正要
 遂我平生之願革來未敢輕發又聞金鰲島李俊花（6b）

5b 的上邊 7 字應該在 6b，6b 的上邊 7 字應該在 5b。

相關情況又見於天理藏本第六回 3a - 4b、第十六回 5a 和 6b、第二十三回 9a 和 10b 以及第三十回 3b 和 4a。

先看一下第六回 3a - 4b：

□□□授的法侶蒙檀越們一向優禮今既有野狐
 □□□來鬥法須索與他對壘倘贏了他要拿去見
 □□□不可放他走了那樊瑞接應道小道偶然雲
 □□□聞得仙長道法特來請教並無爭競之心今
 日萬目同觀倘小術勝時不過遊戲一番飄然而去
 請仙長先施神技不必多講那法官便接待者所捧
 的劍向空中畫一道符口中念念有詞忽然天昏地
 暗白日無光巽地上起一陣狂風半空裏震一聲霹
 靂跳出一隻白額弔睛斑斕猛虎來竟到西台上咆（3a）

哮剪尾撲這道人只沿一尺多近不能到身道人把
 手一指喝道孽畜還不現形霎時變做一張黃紙一
 口氣吹入雲端去了那法官搖著法鈴道聲疾又現
 出一條黑蟒約有三五丈長短目光如炬口吐毒霧
 把道人頸上蟠緊昂起頭來舌尖如閃電一般撲入
 道人鼻孔看的人都道這番道人的性命休了蔡慶
 □□□一身冷汗看那道人不動聲色將手勒住黑

□□□仙氣霎時又化作一條草索擲于台下眾人
 □□□采那法官見毒蛇猛虎害他不得心下想道（3b）

□□□此法術他決躲避不得把兩手空中一撒令
 □□□頃刻間漫天撲地數萬赤頭黃蜂拖著螫尾
 □□□翅轟轟如雷的叫裏滿道人叮的叮刺的刺
 □□□騰騰烈火滿天通紅道人動也不動袖中摸
 出一小石子向北方拋出再把拂子一展一聲霹靂
 震得屋宇皆動大雨如注火光頓滅那些黃蜂盡是
 稻稈隨雨而散那台下看的人身上並無一點雨兒
 盡皆驚異那法官法力已窮無可奈何思量下台走
 路道人叫道仙長還有什麼奇術再請賜教一番小（4a）

道也有些小技不敢唐突但既蒙先施也只得略做
 一二件與眾位看官消遣一消遣不知可否台下
 的人一來要看法術二來抱不平齊聲道二位師父原
 說賭賽的他贏不得你禮無不答自然該顯手段我
 們自有公道哩說聲未罷只見道人在葫蘆內取出
 個桃核兒喚看的人在台邊掘一土坑將桃核埋著
 又蓋上泥土把一杯水念了咒語澆在土上須臾生
 □□□桃樹繁簇簇開的滿樹花結三顆桃子其大
 □□□紅灼灼道人把手一招雲端裏冉冉走下一（4b）

可見木板的左上、右上都缺少了，因而3a、4a的右上和3b、4b的左上皆有些空格。其實早稻田本、筑波本也一樣，倫敦本雖沒問題，但每半葉第三字與第四字之間似有裂痕。倫敦本在相當於空格的地方寫了“靈素傳”“外道要”“駕問罪”“遊至此”“也驚出”“蟒吹口”“一齊喝”“除非用”“牌三响”“展開雙”“又放箴”“出一株”“如拳鮮”，筑波本補寫得也都一樣。

再看第十六回5a和6b：

□□□火來有一個多時辰蔣敬方說得話出謝道
 □□□師父救了性命老僧道想是在江中喫人啗
 □□□敬道被兩個梢公將酒勸醉半夜裏拿刀砍
 □□□計可施只得跳在江裏老僧合掌念聲佛道
 只願他長福消災蔣敬到笑起來天色已明老僧備
 些素飯用過又替蔣敬把衣服晒起雖是雪霽天晴
 那綿衣急切難乾蔣敬道這裏還是老鸛渚麼老僧
 道上面十里路便是蔣敬道想是那兩個賊徒昨夜
 放下船到沒有人家處下手尚不曉得老師父法號（5a）

要說起利息頗有些盡被船家所劫逃得性命只剩
 一雙空手思量在關上尋個相認的客伴借些盤纏
 前邊那店家見無行李不容安寓正在兩難主人道
 既然如此且在舍下暫住等候客伴何如蔣敬道如
 此極感一路同走到了主人家身邊止剩得一個束
 □□金環解下來稱有二兩重央主人家兌換些
 □□用到晚喫了夜飯主人家拿出鋪蓋與他睡
 □□日在關上尋訪並無相熟的悶悶不已轉過
 □□一座大酒樓挑出酒帘正是潯陽樓想道是（6b）

可見木板的正面是第5葉，反面是第6葉，因而5a的右上和6b的左上都有些空格。倫敦本、早稻田本和筑波本第十六回第5、6葉皆無空格，但第三字與第四字之間似有裂痕。

第二十三回9a和10b則如此：

□□也欽宗大喜道太祖列宗有靈降此奇人以祐
 □□凡有應用之物卿可開列敕該衙門備辦郭京
 □□有司擇一空闊之處築一座天壇三層共高七
 □□尺擺列九宮八卦天地風雷五行旗幟華蓋幢
 幡選民間十六歲以上十八歲以下相貌端妍的童
 男童女捧劍執爐司香秉燭共二十四名甲士選七
 千七百七人不論軍民雜役只要年甲相合的并牲
 醴綵繒什物演法七晝夜然後出師金兵自然退服
 欽宗准奏即命孫傳監督料理各部錢糧並許弔用（9a）

金兵卻分四翼攻通津門欽宗差內侍催郭京出兵
 郭京遣守禦兵盡皆下城不許窺探大開通津門領
 年甲相符的七千多人出戰都被金兵如風捲殘雲
 殺得一個個罄盡死屍填滿護龍河郭京知事已敗
 慌忙收拾金資逃遁金兵鼓噪登城無人敢敵把汴
 京陷了這分明是開門揖盜欽宗聞之慟哭道悔不
 □□師道之言以至於此何桌范瓊欲率民兵巷戰
 □□不宣言自古有南必有北不可無也今日所議
 □□君與少帝親到營中面和商議割地退兵欽宗（10b）

可見木板的正面是第9葉，反面是第10葉，因而9a的右上和10b的左上都有些空格。早稻田本也一樣，幸好倫敦本、筑波本沒有問題，但每半葉第二、三字之間似有裂痕。

那麼第三十回3b和4a又如何呢？

全宋清已得戴宗報知專心等候皇甫端還不知就

裏見燕青眾人走到正要開言樊瑞一把扯了便走
 朱仝宋清一闕而出管馬的頭目來攔阻時徐晟一
 拳揮去打落兩個門牙滿口鮮血倒在一邊眾人出
 了大街朱仝道你們先走我去領了雷婆來那錢歪
 □□殺他如何消得這口氣遂進永豐巷楊林跟來
 □□門首錢歪嘴正和巫氏在裏面喫夜酒錢歪嘴
 □□仝已吊在馬坊裏了今日去請賞錢湊著阿元
 □□打戰船十來日方回這幾日正等錢用哩巫氏（3b）

□□請了賞錢來我要做兩套衣服到大悲寺裏還
 □□經的心願那雷婆子那裏有閒飯養他攆他出
 □□他街坊討乞罷朱仝聽了大怒□腳把門踢開
 □□送賞錢與你哩錢歪嘴見是朱仝喫了一驚要
 □□一刀砍著連頭也歪在肩上了巫氏急走到布
 簾邊楊林扳轉來揪住荻髻把頭砍下雷婆婆還在
 鍋邊盪酒朱仝拖了便走到城門邊眾人已砍翻看
 門的把城門開了一擁而出離城不上五里後面喊
 聲大震牛都監領兵追來樊瑞道你們先走我與呼（4a）

可見木板的正面是第3葉，反面是第4葉，因而3b的左上和4a的右上都有些空格。其實早稻田本、筑波本也一樣，倫敦本雖沒問題，但每半葉第二字與第三字之間似有裂痕。倫敦本分別在相當於空格的地方寫了“嘴不”“到得”“道朱”“帥去”“道你”“血盆”“去隨”“道來”“躲時”，筑波本也都補寫得一樣。又按，4a第3行“大怒”之下也空了1格，倫敦本、早稻田本和筑波本都一樣，但筑波本補寫了“一”字。

總之，這些例子都支持原刊本《水滸後傳》的木板表裏皆用，所以出現有些地方上下不相配，空格漸多的情況，而倫敦本是初印本，早稻田本和筑波本是二印本，天理本則是三印本這一假設。如果重視第二十三回9a和10b的話，也可以說倫敦本是初印本，筑波本才是二印本，早稻田本是三印本，天理本是四印本，可見當年原刊本《水滸後傳》頗受歡迎，因而重印了几次。

5. 小結

上面說過《水滸後傳》原刊本系統後來還有紹裕堂翻刻本，也是每卷五回，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板心下題“元人遺本”，題“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卷首有“萬曆戊申”的〈水滸後傳序〉、〈水滸後傳目錄〉和“樵餘偶識”的〈論略〉。可是紹裕堂翻刻本沒有〈宋遺民原序〉，卷八末葉（16b）最後寫道“紹裕堂新刻水滸後傳八卷終”，將原刊本的眉批改為旁批（東京大學文學部藏本、《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

陳會明《陳忱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為“現在《水滸後傳》最早刊本為“紹裕堂新刻水滸後傳”本，天津圖書館館藏善本目錄著錄為明代刻本^②，不確；但應該比康

熙甲辰（1664）的遺經堂刊本早，很可能刻於順治年間。”（第四章〈《水滸後傳》研究〉，原注②寫道“韓錫鐸：《小說書坊錄》，第20頁，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這恐怕站不住腳。

據陳會明先生研究，陳忱寫的詩中有壬寅（康熙元年，1662）紀年，但康熙二年（1663）驚隱詩社一些成員由於“莊氏史案”而被難時，同為成員的陳忱似沒有悼念文字。筆者懷疑陳忱1664年以前去世，《水滸後傳》是為追悼他而出版的。這當然是一個單純的揣測，也許不如孫琳一樣推斷為陳忱“卒於1664年以後”。柳存仁曾在《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中就《水滸後傳》倫敦藏本說道：“我以為這一個精刻本，似乎不像是坊間刻的。陳忱晚年以賣卜自給，貧老以終，或者力不勝此；那麼，最早出資幫助他刊刻這書的，也可以說是有心人了。”

至於紹裕堂翻刻本《水滸後傳》的正文問題，待另文詳述，這裡僅就上下不配現象以及相關情況作了簡單梳理，此本似無受到影響。話雖如此，這個本子常常對原刊本的繁體字進行簡化，例如“栳廷玉点了”“浩匕蕩匕”之類（第三回3a），可見如果用紹裕堂翻刻本代替原刊本，還需要謹慎一些。

※ 本文得到 JSPS 科學研究費補助金18K00315、18K00351、20K00365資助。

（2020年10月30日受理，11月11日揭載承認）